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一

詳校官給事中_臣王鍾健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鈔

校對官中書_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_臣莫與儔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一

藝文 二十一 記一

北齊

韓陵山碑記

溫子昇

昔晉文尊周蹟宣於踐土齊桓伯世威著於召陵蓋道
冠諸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
消沉荒涼磨滅立談者空知其名遭遇者不識其地然

則樹銅表跡刊石紀功有道存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
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爾朱氏既絕彼天綱斷
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
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殞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斂杼柚其
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唯幾成務標格千仞巖崖
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岳於胸懷擁玄雲以上騰負
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噴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
壯士凜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

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礧礧如激水
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
野楚師之敗於栢舉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
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
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
臻靈仙悉萃鳴玉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
相歡飛龍宛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
水固已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唐

段干木廟記

盧士年

陝之芮東有祠署於道曰魏文侯師段干木廟謹按史傳語文侯過其廬必式呂覽云秦攻芮司馬康以先生深諫其君又按圖經云先生以原上草廬中高枕而卧秦遂解兵昔子貢救魯挾辯詐扶危主然後僅而獲免豈若先生靡勞師徒曠然宴息而國不加害民受其賜誠以德充氣融道義純備者矣貞觀元年秋八月七日

將仕郎前守河南府伊陽縣主簿范陽盧士牟載想遐
蹤願誌遺廟銘曰鼎湖在南中條在北洪河橫流以紀
魏國天地淑靈山澤粹精惟公克生為魏之楨鄰不加
兵民用舒寧秦號虎狼殺厲重傷毒螫斷斷侵軼西疆
瞻我仁人沛然知方以義以暴以柔以剛善師不陣古
稱至德先生晏然婆娑偃息蓬居草廬是敬是式比彼
干戈俄成禮則士之生世人爵為貴功成不居惟德之
懿士之遊土或蹈遐裔公則靖民以義為利我行其野

祠宇巍然播詠仁風精神若傳條山如礪河水如帶先生之德永永不昧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太樸以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并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土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

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足則
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光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
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
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
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
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
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
舉犄角則四竒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

雷動山破彼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
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罇俎帝用經畧北
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版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
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仙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
圖存焉嗚呼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
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
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獺貊西拓大
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為韜鈴者

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朕
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
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
廢於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為三皇
之故事六藝之餘技云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於稷山縣南汾河水入境稱曰孝子詢
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猶衰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貴之

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
上黨平陽至於絳州達於雍繇卒迫程賈人射利濟舟
為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
勝記欲速不達式在茲乎見義不為非勇也臨難不濟
非義也廼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藍縷日恒歲積自阿
關而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褊小率令遠驟馳邇
饋飴者羞隲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
流湯湯河澣牽射隕沙徙岸呀呬轉騰菴築於激射之

旁根柱於沸涌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
秋七月天作淫雨湍悍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
老鄉人涕泗弔之曰力竭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
不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索辦
篋繫舟戾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浙杜春冰解而興
功止於水潦降一歎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
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無丹雘取其固勢異虹霓僉義
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美

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表顯門功烈隣境難其一善矧乃兼之由是縣人志之於石

寶應靈慶池神廟記

張濯

天有五星辰居其一地有五材水為之首既作鹹以正味亦凝質而成鹽則橫目之人生齒之歲罔不資焉而後食矣鹽之為用大矣哉寶應靈慶池者山海經所謂鹽販之澤也俗稱官號皆曰鹽池供華夏二十餘州宅

黃河千里之曲北抱原勢南負山陰涵濡泓澄浸漬瀉
鹵外無寸草內絕纖鱗水或紫赤鹽昏潔白有自來矣
頃大厯丁巳秋雨成災凡厥井疆漫為塗潦今京東和
糴使兼知河東租庸鹽鐵侍御史清河崔公陞時以監
察權領是邦憂國恤人籲天有禱乃微畚鍤集役徒修
堤防導溪澗積溜鴻湧白波如山西逝北滙散於沒女
監斯池町畦不沒廬室獲全繫公是賴矣粵翌日亦既
閒霽紅鹽自生盈掬傾筐或蟹或栗形攢伏虎色澈丹

砂靈貺休徵古未之有公乃獻狀於戶部侍郎韓公滉韓公伏奏於代宗代宗俾諫議大夫蔣鎮覆之則編於史冊薦於郊廟矣與夫白麟赤雁之應野蠶糴穀之祥何以異乎冬十月詔錫池名曰寶應靈慶魚置祠焉蓋國家祈豐財旌瑞貺也其明年因厥農隙創茲神寢卜津涯六十里之半當安解二大邑之間揀陝陝掇橐橐工維力競後若子來俄結構以時起儼塗墜而斯畢然後審像設煥丹青睟容穆如甲士翬屬則聰明正直之

有憑也夫其洞戶南豁滄波森然樹以修槐羅以香草
則風涼會舞之有所也又來歲己未夏五月九日天子
降中貴人以牲牢祀之制祀光臨衣冠列位秩齊四瀆
禮視三公亦為盛矣其後西自關輔東踰崤澠南馳陝
服北走絳臺馬屯雲車流水乞靈報德可勝紀乎易曰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遂遷公殿中侍
御史京東和糴使逮於斯任豈惟執憲簡頒鹽政必將
秉造化應鼎之和羹人皆望焉神所勞矣濯客自東鄙

觀藝而來美精誠之動天多築護之盡力輒採聞見題
於樂石庶丕績不朽與池始終時建中二年秋八月記

移丹河記

武少儀

高平古泫氏邑也其沿代改名圖經詳矣初相地而居
之蓋以土厚水深為善農鑿井而飲者則以穿壤剖石
為艱故千家之中數井而已綆以遠引而多絕瓶以難
升而驟羸則雖有端賜之機智無施其巧捷雖有管寧
之仁惠無杜其忿鬪况牛馬俟乎滿腹必遵千里之河

而瓜蔬期乎給口常望一旬之雨朝夕勞苦歲時饑饉
可勝道哉嘻凡為前弊滋久終俟後賢乃革不然者豈
子男百輩而莫之足恤貞元七年潞州屯留令平原明
濟受連帥相國大司空義陽王李公之命假領茲邑撫
安疲黎其清勤簡惠不異乎屯留之政政可知也下車
之日咨訪故老問人疾苦僉曰公之至也俗詠其蘓矣
惟水之歟詎敢求救於公耶明侯聞之若疚於心且形
於色曰夫窮必有泰固常理也此豈無望前或未思吾

將退而慮之由是發智周之妙躬循郊原自究川谷度
高下之勢相引決之宜有丹水者始自縣之西北山源
高而派平可議壅以導明侯載審厥事將利於人乃下
謀於鄉耆次白於郡守上言於節制才獲所請爰臧其
功乘井稅之暇俟農桑之隙先儲乎薪芻之物次具乎
畚鍤之器然後量工命日使里人樂助競子來而展力
故不更素宛其有成始瀦流而為潭因疏渠以遶廓築
防以補其陷隙剡木以導其險阻脉分枝散貫邑周閭

澗澗苔草之間陰陰槐柳之下遂使家開沼沚戶植芟
荷濫觴可以寄傲垂釣可以烹鮮豈直豐畦圃之沃灌
恣閤閑之飲濯路有奉漿之義井為應急之泉人無荷
擔之勞畜無奔走之困而已也復於潭側特建水祠列
樹敞亭別成佳境將俾水依神而永久人賴水而無極
庶功用不再且祈報有歸焉明侯覩夫衆情之欣洽足
以閒居而賞玩化鳥之餘閱王鳧之雙飛臨堂之際調
宓琴而合響不甚美乎君子曰政無大小以勤民為良

事無工拙以利物為貴如明侯者實兼而有之其由我
大司空義陽王以至公且明推獎而致此者矣余偶以
行役經過於斯耳聆嘉謠目覽異績緇黃耆艾因請余
以紀事余誠忝跡於文者姑具述義陽王之德舉明侯
之善亦何辭焉是則勉而志之

道州毀鼻亭神記

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弗除完而恒新相
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

穢草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
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於理公乃考
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
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
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
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
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於下
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弟去竒邪俾斯

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
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
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
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瘥公起其羸髧
童之噐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
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
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
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於鬼

神愷悌達於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
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絳守居園池記

樊宗師

絳即東雍為守理所稟參實沉分氣蓄兩河潤有陶唐
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
無硤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瀉豈新田又蕞猥不可
居州地或自有廢興人因得附為奢儉將為守悅致平
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

知陴編孤顛跼倨玄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
泓橫破旁潭中癸次木腔瀑三丈餘涎玉沫珠子午梁
貫亭曰洄漣虹蜺雄雌穹鞠覩屨礙很島坻淹淹委委
莎靡縵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踔曰香
承守寢眸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
底發窳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
右胡人鬪黃帑繫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撾縮白豹玄
斑飲距掌胛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負護霽

鬱蔭後頤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
騫渠曰望月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蒼青宮士
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刮級而西巽
隅間黃原玦天汾水鈎帶白言謁行旦良間遠岡青縈
近樓台井閣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
所為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潏望瑤翻
碧瀲光文切鏤梨深撓撓收窮正北曰風隄乘攜左右
隄執北廻股努埽楨蹴墉御渠歆池南楯楹景怪爚蛟

龍鈎牽寶龜靈屬丈文章章陰欲墊礎煙潰靄聚桃李
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赤熟西北曰鼈塚原
開哈儲虛明茫茫鬼眼瀕耳可大客旅鐘鼓樂提鷗挈
鷺偈池豪渠憎乖憐圍正西曰白濱蒼深憐梨素女雪
舞白偷水翠披瑯瑯千幅迎西引東上長崖挾橫埒日
卵酉樵途塢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
刻詭婉絢化大小亭偃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
墉如連山羣峰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豁壑水引古自源

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壙為池溝沼渠瀑深潺終出汨汨
街銜畦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土悍水沮宗族盛茂
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畹麗麗絕地郡考其臺亭沼
池之增蓋豪王才侯襲以竒意相勝至今過客往往有
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
煬及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為拒幾附於汙宮水本於正
平軌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澣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
為附於河渠則可為附於汙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

師曠廟記

失名

竊嘗考之春秋史傳師氏世系未得其詳不敢以疑而傳故闕而不序公諱曠字子野師姓河東古羊城人也耳聰於聽度正音律測明歷數仕晉二世職樂太師凡所論諫必本仁義悼公即位之十五年衛獻公以射鴻於囿戒食而弗與為孫文子所逐晉侯因公之侍而問之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公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罰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

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君匱神
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之愛
民甚矣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平公彪立三年十月會諸侯尋溴梁之言同
討不庭齊侯守於平陰及登巫山望晉師之衆而畏之
脫歸於夜公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矣果如
其言冬楚子伐鄭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晉人聞楚

師而疑公曰無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多死聲
楚必無功其師果凍後徒幾盡而返秦伯之弟鍼如晉
修成叔向子朱有撫劍拂衣之忿平公曰晉其庶乎吾
臣之所力爭者大公曰公室懼卑臣不思忠而恃力不
務德而競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悼夫人食輿人城杞
者絳縣老人與之食而疑年使其實曰臣小人也不知
紀年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
於今三之一也吏莫之知走問諸朝公曰魯仲叔惠伯

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七十三年矣時魯使在晉歸以
語季武子曰晉有師曠而咨度焉君子在朝其庸可偷
乎勉事之而後可石言於魏榆晉侯問於公曰石何故
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矣臣又聞之作
事不時怨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
力彫盡謗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是時方築
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
徵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逾年而平

公果卒衛靈公將之晉舍於濮上夜半聞鼓琴聲乃召師涓曰吾聞琴音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明日師涓曰臣寫而得之矣遂行見晉侯會飲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未聞新聲乃命師涓援琴而鼓公撫而止之曰此亡國曰何謂也公曰此師延與紂所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故聞之者必於濮上先聞此聲者國削晉侯曰音無此最悲乎公曰有然君之德義薄不可以聽不獲已為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

集於廓門再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晉侯大喜起而為
公壽公之於音盡天下之至蹟豈徒區區與羣生輩伍
哉無何天不與明丁斯時也於戲周道即衰列國不啻
數百而晉室彊臣尸諸侯之盟者久矣逮靈公至於厲
其間政失而寢以微削悼周始立大夫以治國之本勉
而行之於是振滯匡乏施舍已責民無謗言所以復文
襄之業故九合而弗敢拒三駕而莫與爭平公亦藉規
誨宣其明德而諸侯莫不懷畏公之力於晉不為不多

矣頌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其是之謂與戰國以來綿歷千載行事久遠而無所考信僕亡敢臆說但據春秋之所載者實書之時太和二年歲在壬戌三月上巳日記

禱河侯廟記

裴處權

明皇帝懷柔百神以功躋四瀆蒲股肱郡實祠宗繇是剋舊圖新廟貌甚設國有祀典蒲侯職之然天下郡縣瀕於河者多曲架棖桷廟神乞靈滑臨洪波神有寧宇

且曰瀆古侯也故神以侯稱六年夏不雨尚書博陵崔公懼茲農事凡明神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簫鼓以動之卒無應一旦監軍使閻公曰郡瀕河侯廟具存姑用旱禱宜幹流以蘇大田五月庚午公會閻公幄河壩列旌旆率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羅為侯拜聲以具樂醴以清觴腥爛燔炙苾芬交錯版書精意以聳侯聽六月辛未雨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燭南畝復燥公曰時雨難再將奈秋成

何閻公曰河侯利吾州前應如答吾且祈且報庶終侯
功癸丑公復會閻公儀若庚午丙辰雨已未乃霽噫公
禱之虔神應之速禱不虔無以徼侯貺應不速無以協
農時既貺既應多稼織野寒耕熱耘之子其有京坻之
望乎昔王尊捨熊軾卧金堤却驚波也公仗戎鉞禱於
河濱勤甘雨也驚波縮所以完居邑也甘雨霖所以遂
嘉穀也則知前賢後賢之推誠濟物昭若符契矧乎食
民天也宜拜侯賜閻公揖曰齋誠以動神者尚書公之

德也公揖曰始謀而獲應者將軍氏之力也於是相與拜宇下或曰昔歲河流汜濫將魚滑人滑人祝侯駭浪帖息今者拜侯賜未若記侯之感通公乃召從事河東裴處權文其功客有博陵崔應書於石會昌六年九月一日記

義陽王李公德政碑記

董晉

唐之元臣曰義陽郡王抱真字太元蓄河岳之秀叢祖考之慶克生殊才以佐元后弘勳茂績可得而稱也公

體仁執忠抱素專直威厲霜雪氣凌雲霓沉毅足以建
功寬裕足以安衆召公相武之智申伯翊宣之籌尚父
六韜之奇夷吾九合之業未冠公皆建之果為從父兄
故相國抱玉所重期以遠大薦於肅宗授汾州別駕僕
固懷恩之平史盜也伐虔劉之功恣暴戾之性不率朝
典潛懷異圖公髮衝危冠憤激忠節間道詣闕潰其奸
謀而渠魁疾顛汾澣底定代宗竒之拜殿中少監永泰
初又魚御史中丞充陳鄭懷澤潞等五州節度留後恩

光薦及輝耀當時謙不奉詔累有陳讓上大器之改澤
州刺史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巡內五州都團練使澤
人欣欣如戴父母公虔奉聖旨專精吏職一年而流移
復田壤闢軍給人阜風淳俗美時屬散卒聚鐘鼓山肆
其猖狂逞以驅劫議者請兵逐之公謂之曰夫人稟元
和以生奉五常以立無不思順無不懼逆理亂之道實
由於政政和則禮讓興仁義著政敗則刑罰滋盜賊起
使其叛亂是德之不修也姑務自咎豈可加兵乃申以

禍福之門引以開泰之路投戈箠矢休歛巖蕩慰勞加
等仁風載揚遂遷懷州刺史澤人去思之憤凝為愁雲
懷人來蕪之慶霈若膏雨為政未幾懷如澤焉天子寵
文翁之能旌龔遂之美以節使司徒公備戎於西乃授
檢校秘書監兼侍御史權知行軍司馬充潞澤節度度
支營田觀察處置使留後仍知潞州大都督府事公以
殊恩寄任留務浩穰徘徊化源獨與心計乃約故實財
成庶政禁暴以安物薄賦以養農省徭以息孤惻均調

以資士卒孝弟聞於鄉黨學校興於里閭刑戮廢於戎
行鞭扑弛於官署闔境之內不日而化焉建中元年特
授節制兼廉察本道兼領潞州大都督府長史練勤王
之師修守土之備內勸耕食外揚武威布大君之誠以
睦藩屏導聖朝之化以釋危疑由是上澤得以下流下
情得以上達君臣無間臻於太和公之力也屬軍戎之
後蟲旱為災公請罪神祇憂見於色精感而飛蝗越境
誠懇而霖雨應期稼穡獲全異於他部古之循吏何以

加馬公前後歷官一十八政再為侍御史中丞尚書常
侍三領郡守一登亞相兩踐端揆封義陽郡王食實封
六百戶命為承弼同平章事俾平水土兼領司空量弘
而深識達而朗常執虛以驚寵不求援而取貴起題輿
登補袞簡自皇極爵為元臣非德及蒼生忠貫白日何
以臻此潞之緇黃者老詣闕陳情願立貞石帝嘉乃誠
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董晉撰文以昭其功銘曰皇矣上
帝降祚有唐蘊粹孕靈克生義陽明明天子賢能是獎

乃命義陽鎮於上黨列列義陽惟國之楨屹若崇山隱
如長城用極於正性根於忠英風外馳明謨內融王度
克遵惠此罷人以德代刑散澆為淳軍以威雄凶以定
攝恢振皇綱輔弼天業帝曰抱真允文允武俾登鼎鉉
錫之茅上名高方召道冠申甫刊石紀功用駕終古

伯樂川記

孫遜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俊德以元凱
之忠肅魚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

會幽州長史李公於伯樂川王命也公駕四牡鏘八鸞
旆旌悠悠車轡嘽嘽乙未出於北京戊戌次於橫野已
亥至於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於高阜闢轅門
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
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密尤歟其五兵若敷慙
其六卒沈沈乎信可以懼穹廬而震高闕也於是地主
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
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醜酒有奠胥樂周於

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舍之則候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畧而入覲於王議工徒而東為此會爰究爰度匪遊匪追蓐食無再舍之勤扞擻為一夕之衛不愆於素返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

卒以寬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致秋集以裒其
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艾其力近利者
奸之所生於是乎禁私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
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燿火通於大漠畫田定賦
講射訓駟蓄信義為國寶修德刑為戰器行之一年軍
乃有節邊鄙不聳龔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郤
穀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昌
云比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

蘭蒞周諸侯以異姓為後晉大夫以同官為寮入亞六
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曾將何述焉揚
厥美於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鹽池記

梁 肅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漢漲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
以為海目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
瀕山麓湛湛煙碧浩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

廣矣雖吞喻垵隋代增淳鹵而利倍農穡有殷家邦貿
惟從山湧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賈之資貸是人
不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鑿載臨流潦旋敗洎
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既啟鹽乃旋復非夫蟠蚪神
應坤次靈孕亦曷能旌昏明籌負勝矣帝所宜念責然
來思分天收以涖擇藩佐而貳賢能鮮墜於事則
闕二
字
字通閤扼拓礮之左隅鄰大邑之東部崇府庫歲望
乎儲蓄樞管鍵夕俟乎閉藏茲乃慮終於始也邦貴康

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悅使大命日下巡功歲移
廣岸砥平而可礪修畦綺分以如織是時也春光奪炎
氣興洪溝浚白波騰或溜或汨以泮以滿狀雲洩而雨
駭或花明而雪凝京坻蘊崇豆區嘉畝稌戶徵算鹽人
揭書民無不供先薄稅以從賦君孰與足逮黎庶而必
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土登陸而雷駟流日驟水而雲
艦擊星歲律有變給用無絕傳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茲
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元德

也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汚明君之藏垢也
羹餼調膳賢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工而國
貞將以樹善永年非石無以紀垂裕裔胄非文無以揚
則我晉寶達於萬方也

宋

重修應聖公廟記

閔光度

昔隋氏末季唐祚未興四海黎民墜諸塗炭萬方豪傑
各舉戈矛驅虎兕以鳴張統龍貅而蠶食載血腥原野

暴骨成邱山時無定君人思真主唐高祖執義為柄唱
義成師嘯集羣雄謀清天下弔問亂世起救寰中師次
呂氏前有勅敵攻即力寡戰即兵羸飛輓距前水潦為
患疑慮不決人心復搖是時也霍嶽之神幽贊而起蕩
清逋役引導王師破宋老生霍邑縣臨汾既拔絳郡尋
平箕掃攬捨席卷氛祲擒竇建德降王世充大風起而
雲物駱除太陽出而露華冰鑠君臨大寶神有力焉論
曰天撥亂而啓聖功神獻可而扶唐祚所以角力傑出

者為唐之藉蜂屯蟻聚者為唐之資而後立廟庭備洒掃天寶中仲祀典行冊命四瀆齒諸侯之秩五嶽符三公之位冀州鎮霍山神封為應聖公蓋顯幽贊答靈貺也書昆之美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即此山也灑善長水經云霍太山其廟烏雀不棲其林猛獸常守其庭即此廟也設險負固排空聳高東會太行西偶姑射扼夷護夏却敵藩邊不可議也吐翠含芳羅植萬類出雲洩雨沛潤百穀即春秋以生熟同天地之長養不可窮也戎

師天水趙公節制是邦於今八載任金鉞按琯戈登將
壇分戎閫下車而民悅考績而政成敵不侵邊人皆勤
業鄉閭豐亨地方肅靜盜賊屏息以義安都維郵魚瑋
等廣化羣心復構新殿侷諸大壯煥乎成功雲攢蟠蚪
之椽似生巖嶂魚貫碧烟之瓦誕下汀洲復巖如在之
容永享惟馨之祀將傳不朽是述斯文乾德五年歲丁
卯四月六日記

文廟古栢記

李 岳

植木之固而奇者惟松柏見經故君子多尚焉桐鄉我
夫子之廟環垣步二百四十有五中樹大柏二十有一
離軒之陽徑步二十有八干立二株蔭蒼相亞倚附如
一餘三七之狀挺拔多峙俯者九十尺或越十圍其昂
僂橫直若趨若侍者若將問道者若議古未正而抗色
者殊形異質難乎同舉致處其勝實稱此也今不知當
樹之者誰非心乎孟軻信無勤於斯矣理列交往牙次
而行伊前砌兩隅並闕其所在即不知其所廢右即遺

木猶存徵諸老吏曰乾德中文秩趙鼎職宰於是伐之
匠器於已矣知縣慈卿誠樂乎聖人之德將新其廟又
訪其闕構二堂以補之君子歟小人歟植之者何伐之
利之者何曾不聞詩言甘棠勿剪何昔我先師生不逢
世道匪通於今時在宋伐焉暨沒則四海奔來而樹封
者千萬矣苟名其儒孰敢罔尊乎教祖也且夫子為素
王丘明得為素臣孰能幸丘明之學而得臣乎又敢不
廷於夫子耶後之伐吾樹木引其辜君子謂之大不恭

邇歲以垣堵之隳其一自枯卿命匠為公宇之具然則
去枯可也為公具可也彼後來有茹桂作毒而俟其枯
者烏為之防也慎乎哉欽乎哉

創建后土廟碑記

裴瑾

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且祀者有國之徽猷化
民之至教故王者以父道事天母儀事地郊社之禮三
載一舉莫不粢盛豐潔牲牲肥腍器幣畢陳金石交奏
所以昭其孝而息乎民也皇上嗣位之十一載天下無

事百穀告成先是東克士庶章奏繼陳乞登岱封敕以
紀太平之功我后乃勉徇輿情頒詔海內告有事於岱
岳越三載舉隆典備法駕復展義於汾睢是時稼穡之
瑞草木之祥靈鶴慶雲靡不迭現蓋以聖后虔奉柔祇
恭孝祖考軫孤恤物之所昭感也有以見大宣皇明以
燭其幽鮮行之禮告畢龐鴻之慶普施遐邇同歡鳥獸
咸若故能致社稷之延長躋黎元於福壽者也今當縣
聖母廟者本睢上后土之祠從其新號今謂太寧在昔

聖王親遇靈應掃地以祭精誠上達實受其福千載而下經歷漢唐躬謁之君國典所載此不復書且王化之儆行政教之所及民之法則若草從風蓋上能恭事天地嘗命中貴大臣親詣靈祠秘傳聖祝春禘秋嘗為民祈福歲不愆期故庶民觀上勤心格志亦以四時設祭而陳其薦也故不渝於風雨展於寅奉倚倦絕聞忽一日耆耄相謂曰今吾輩倉廩實衣食足田無災害家獲又安無征戍以役乎丁務耕桑以成其業雖承帝力豈

非神降之福哉且汾隴本廟地遙奈衰殘之步艱於往來今欲率羣情懋衆力揆吉位創新祠奉蘋蘩以達其心致潢汚以表其意使不乏其祭享豈不為稟靈秀而大陰隲耶衆聞厥議忻懌僉同於是召信士以謀其始祝靈著以下其方遂得縣之坤兌隅為吉地乃命剪除荆棘剗削榛蕪經之營之以嚴以飭於以見神聽降靈人心響答商農工賈靡不樂推一之歲版築之功設二之歲瓦木之用興三之歲堂殿之修備四之歲塑繪之

象成陳力者子來施財者雲集歡聲動而谷響嘉氣積
而雲浮長廊遠布以翼舒畫棟高橫而虹起朱碧交映
羅仙仗以駢闐帳幄深嚴仰神儀而端睟孤峰俯峙共
起嶽岑洪浪四流遙連浩汗則一境之內比屋之人覩
良緣之告成賀大功之克就無不誠潔而來既望之儼
然咸祭之如在乘福介祉知閭然而彰也今邑侯公下
車以來二周星律以清白廉勤為己任示勸化正直以
臨民吏畏其明奸服其政綽然有古今尹之風且一邑

仰肸鬻之靈覩廟貌之勝謂不揚盛事何以示將來不刻貞珉何以傳不朽亦猶成山九仞虧功於一簣也余因邑君示命鄉社見託以著斯文弗敢遜謝不才聊述淺昧用紀歲時在大宋天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

重修北嶽廟記

韓琦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於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於

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既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薪於是畋於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

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於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
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
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太山
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
安天元聖之號表於我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
還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
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飾宏大惟禮之稱著於定令
以時繕修歷年既長吏職廢忽日風月雨以圯以漏功

大費廣久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以所署祀冊就遣守
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
於頽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為恤慢神瀆禮莫斯
為甚慶曆八年夏六月琦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
廟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
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為佛祠
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
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

馬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馬弗懈於是敝陋朽撓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俾勿褻於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墍固不精極宜神之喜胥蟹來宅皇祐六年冬十月九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志於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鑒也有禍福焉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非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

人惟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皇祐二年碑在曲陽廟
西碑樓自書

并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
大化主於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
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
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
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

無預乎吾家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
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
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
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加其尊誠哉後之學
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首長得施其
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
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偽劉一天下壞太原
古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

武之後慮不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為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為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即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厯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逼隘其後生員寔廣至巧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

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遑
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叅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
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
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鈐轄張
僕古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撤其舊而一新
之然後廣殿眈然而雄睥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
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
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

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
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仰稱是焉自
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雘之細一湏官用
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為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
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
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
且貴而已噫如是則為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
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

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為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月日記

重修宣聖廟記

司馬光

太古之人何如曰不今日如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飢食貧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愛惡畏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古之人食鳥獸之肉草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殫草木日益稀人日益衆物日益寡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傷相滅亡人之類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憇其然於人作而治之擇其賢知而君長之分其土田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

禮樂政令而綱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耻而
教導之猶有狂悖傲狠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撲
以威之鈇鉞以懼之甲兵以震之是以民相與安分而
保常養生而送終繁衍而久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
蕩覆崩壞幾無餘矣其不絕者纖若毫茫矣非孔子起
而救之廓而引之閔大顯融以迄於今則生民之衆幾
何其不淪而為禽獸也今國家所以奉祀孔子非輕也
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禮

享之自天子之尊親北面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人之私為道存也然吏於州縣者或以簿書期會為急務視孔子之祠及學校廢為餘事置之曾不誰何彼真俗吏無足道者聞喜自前世固縉紳大夫之林藪也縣有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釋回修之尉李垂為之記厥後繼而為長者其嚴事孔子之心不能及釋回於是廟屋墮傾垣墉圯缺草樹荒穢碑石斷仆况於鄉飲酒之容絃誦之音固不得而睹聞矣今大夫馮君至而歎曰為川者

知防而不知濬則橫潰而不禁為民者知怒而不知教則愁怨而不從故善為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為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為者逸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為吏者不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人而曰吾以刑法為治者是掩民之耳目而以陷阱俟之也不仁孰大焉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不修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斯豈惟令之辜亦二三子之耻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

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孰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斂財聚工葺屋之隙而壯大之修垣之圯而高厚之去木之樛而改樹之起碑之仆而更刻之民不加賦吏不加勞不日而新廟煥然成矣其前為祠殿其後為講堂左為齋宿之室右為俎豆之府其兩旁皆為學舍然後邑中之賢士大夫得以朝夕誦堯舜之書咏商周之詩於其中彬彬然有造矣噫馬君之於學也始正其基矣猶未也今之吏不三歲而更

後之人繼而為長者宜勿替馬君之功而引伸之學者
宜卒成馬君之志而張大之知人之所以嚴事孔子者
非徒飾其祠誦其文也固將明其道修其法心諭而身
行之也是故近者觀而化遠者聞而慕絲邑及於鄉及
於家父靡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然後
睹學之成而知其為益大也夫道汙隆豈有常邪人為
之則存不為之則亡非道去人人去道也古之人或耕
者讓畔行者讓塗暴亂無所生刑罰無所施若是者豈

古則有而今則亡邪由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既正矣若其餘則勉之而已矣於廟之成也馬君以書謂光必為之記光以不文辭不敢為使者三返而不獲命竊慕馬君知治之本而所存者遠思附寄名其上以傳於後不敢不悉所聞而書之時至和二年也

司空先生隱居記

樂 沆

距虞鄉東十里乃王官谷唐司空先生隱居在焉先生諱圖字表聖登進士第學問文章取重當世歷官兵部

侍郎龍紀乾寧間衣冠道喪先生絕意仕宦中條山下
有先人別墅擅林泉邱壑之秀堂室亭宇環列左右棄
官辭榮遁逸其間嘗為休休亭山居記備載一時之勝
土運遷徙朱梁以禮部尚書起於家不蹈亂階竟廢詔
命晚年布衣鳩杖從幽人野叟之遊自稱耐辱居士保
全令名終老巖石時移代變子孫不復守舊業往往分
籍於民有墓俯天柱峰下世傳昔之休休亭蓬蒿蒙翳
士人惜之今潁州防禦使彭城錢公治蒲之二年沈補

乏邑下間以職事有請於府公曰吾境數百里昔賢之迹甚衆無如司空之高遺址尚存子其留意會邑有羨材即因故地構亭而廣之又標榜刻記於上別書其後告來者以無廢取材以堅不以美命工以質不以華追山林獨往之趣亦先生之志也至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潞祠記

韓固

愚讀春秋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未嘗不廢書而作惡其周道凌弱而諸侯專行

殺伐五等之列始由周之命而終不由周以滅之天王
之勢不亦衰乎噫潞種雖出於赤狄奈何子爵奉周命
而立邱明之傳又叙潞之五罪則由其相酆舒而得焉
可以相之罪而滅潞之國哉其抑強扶弱之體也安在
乃知晉人殺酆舒則可也荀林父滅潞則非也深人韓
固為尉於黎遊黎之東南十五里有潞子舊祠其山則
曰潞祠蓋山之名因廟而得也昔滅其國今存其廟蓋
後人居潞之國追子之烈而修祀爾今天下賞罰專於

天子上下之令未出則下不敢輒誅其怨其公也至矣是知潞子之廟宜其紀叙以證周由建侯而興終以諸侯僭度而敗士大夫傷乎古而重於今也以知晉之事周不及後之民神事其潞遂作潞祠以紀之

重廣水利記

公乘良弼

難老泉源晉祠下支行股引東走平陸十分之以溉民土倍加於昔者前大夫陳君所為也嘉祐四年鄰水興天下爭言灌溉事獨此方民浮說意以水增賦雖田被

其流悉不肯疏之為用止舊溉田一百餘夫而已迄五
年夏民益不勸君來飭府禁敢有浮說罔人者置之法
民始釋然從事惟君命於是浚其源為十分穴廟垣以
出其七分循石絃而南行一分半而奉聖院折而微東
以入於郭村又一分湊石橋下以入於晉祠村又支者
為半分東南以入於陸堡河其正東以入於賢輔等鄉
者特七分之四其三分循石絃而北通聖母池轉驛廳
左以入於太原故城由故城至郭村凡水之所行二鄉

五村民悉附水為溝激而引之漫然於塍隴間各有先後無不周者已而皆會於汾河其溉田以稻數計之得二百二十一夫餘七十畝合前為三百三十四夫五十九畝三分有奇碾磴之具鱗次而動以屋計之得一十二區有利於民而自以為事故不趨不期而其成也不日於是晉水之利無復有遺倍加於昔矣公乘良弼至太谷三月平晉尉郭京以書暨圖來曰是役也我輩為佐吏其疏通灌引觀君之心所謂勤且日益者今代吏

民德之若思父母然皆願有記乞書之以示不朽余謂
興利除害乃縣令事固足為陳君記然世之利遺民間
十中八九或任其事興之則無一二不獨令也西門豹
古人之磊然者漳水行鄴旁猶不知用故史起陋之以
為未盡仁智推是言則君之不輕一舉能仁其事卓然
如此求之古今豈簿書鞭撲目前一時效耶是宜書以
彰於後人君名知白字闕叔故相國文惠公之孫今鹽
鐵副使公之闕余舊聞也若疏通之跡則得於圖云嘉

祐八年二月五日記

修清虛觀碑記

謝 悰

三晉之地古為冀州北接燕代據鴈門雲中之塞東達
趙魏帶太行碣石之險大河界其西汾水貫其中堯之
所都晉之所封唐之所興地也澤潞以北平川千里鼎
足分峙者并晉汾而汾之為州地高氣爽土厚水深其
民淳且重桑麻之沃秔稻之富流衍四境汾之盛也漢
唐以來將相名臣古今相望汾之英也而平遙為汾之

佐邑其民純儉節用有唐堯之風慷慨好義髣髴子夏
干木之遺烈況夫山川秀麗物產之富庶人物之雄邁
而道家之居至於卑陋而不修非所宜也清虛觀建於
唐高宗之末年觀名太平天祚中嘗葺之本朝錫名清
虛百餘年來廢壞不修日月浸久惟元始天尊像僅存
焉旁穴上穿不庇風雨四無墻垣過者直入罷民遊手
攘竊蒲博聚為淵藪則所主者非其人也其後得道士
武太文居之太文質直而好義凡觀之田有所收入用

以修完棟宇贍給往來秋毫不私於已惻然悼觀之燕
廢經營牆集不避寒暑人知能完其居也朝散大夫裴
公憫太丈之有志自捐其資以成就其所欲為而公節
操行謹素為鄉里士大夫之所信服故一出言親舊里
人與夫旁邑願相其事爭先恐後豪者獻財巧者獻技
貧者獻力而觀為之成於是增大元始天尊像而益之
以道君老子之像又為小殿四一以奉玉皇十二曜列
馬一以奉北極十二元辰列馬一以奉天地水三官一

以奉真武而北斗列焉凡道堂庖舍無不修整今之過其前者覩其大廈輪奐金碧昭曜出於頽垣廢屋之後庭除潔清壇墀完具出於荆榛白露之中黃冠雲來步虛逍遙大異前日之呼嘯喧囂也太文誠有力焉然非公以信義率其鄉邦汾之人慕道奉善亦不能化舊而為新於是觀之興遂為西河之巨麗矣自三代之後世衰道微然後道家有助於世故有為紛更然後知清靜不擾勝焉馳騫夸奪然後知不爭無欲勝焉欺誕矯詐

而真者勝焉縱橫排闥而默者勝焉故老子謂絕聖棄
智之說將以還淳返樸而已矣漢之文景尚黃老之學
止尊其說崇奉之典闕如至於唐祖老子本朝始大其
棟宇華其像貌崇奉之儀日以嚴潔是以茹芝煉丹蟬
退而羽化者歸焉吐故納新熊經而鳥伸者歸焉以至
福之可祈罪之可弭亦歸之然後其教有以興而其徒
有以盛也觀之成公屬武當從事謝悰為之記因識其
風土之淳厚觀宇之興廢與道家之為教載之於石云

鼓堆泉記

尹仲舒

鼓堆在州西北二十五里鼓者言人馬踐之逢逢如鼓聲蓋水源充滿石下而然堆之西山曰馬首其東長陸纒屬相傳以為晉之九原其北水出澤掌別名清泉堆周圍四里高三丈穹窿而圓狀如覆釜水源數十環之臍沸雜發滙於其南容為深淵中多魚鱉蟹鮓水極清潔洞鑿毛髮盛寒不冰大旱不耗淫雨不溢其南纒為三渠一載高地入州城周吏民園沼之用二散布田間

灌溉萬餘頃所餘皆歸之於汾田之所生禾麻稌穉肥
茂藪甘異他水所灌堆首有神祠蓋以水陰類也故其
神為婦人像而祠中石刻乃妄以為堯后舜之二妃意
是水也有清明之性溫厚之德常一之操潤澤之功雖
古聖賢無以加其廟食於民也固宜何必假堯后舜妃
然後可祀也嘉祐元年九月壬寅通判并州事司馬光
以事至絳從州之諸官尚書比部員外郎薛長孺巨卿
國子博士劉常守道尹仲舒漢臣判官陳大初寓之同

遊於祠下愛其氣象之美登臨之樂而又功德及人如此其盛故其當時習俗之訛不可莫之正也於此題云

漢壽亭侯廟記

李漢傑

夫辰象之精嶽瀆之靈天地融粹爰生英烈英而秀者華國以文烈而毅者衛時以武將軍關侯稟武之烈而為虎臣遺風可仰廟貌興焉建安之間二袁方銳四方蜂擾魏武挺超世之姿而據中原先主乘險阻之利而割巴蜀孫權紹父兄之業而盡有江東之地彼三人者

當干戈擾攘之際自奮才畧仗劔策馬握兵數十萬闢地數千里慨然以英武相高勝不驕敗不沮各得其志列為敵國皆強對也蜀主知人忘勢得士冠於一時孔明善建良策兩國謀主開陳利病多矣未聞竒偉之畫可以出其右者優劣奚暇計哉關張將畧達於合變世言魏之張遼吳之周瑜可與並驅爭先愚竊料之又不然也其言止以張遼募敢從八百敗孫權於合淝周瑜請精兵三萬破曹公於赤壁幸而一勝烏足道哉愚謂

飛可在前遼當居後而瑜處其中關公逸羣過孟德者甚遠迄今江淮之間尊其廟像尤以為神向也交趾入寇廉白其事詔元戎舉兵問罪銅川神虎第七軍以趨健應募者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隸於左第一軍前鋒之列擬金伐鼓行逾桂州駐旌荔浦過將軍之祠下詢其居民對曰皇祐中儂賊陷邕州禱是廟妄求福助擲杯不應怒而焚之狄丞相破智高表乞再完仁宗賜額以旌靈貺衆駭其異羅拜於庭與神約曰一軍

瞻假威靈平蠻得儂長歌示喜高躡太行而北歸舊里
當為將軍構飾祠宇復請木刀繪馬執為前驅入踐賊
界士氣驍銳武威震疊蠻將聞鉦鼓望風乞降餘衆棄
城而遁進軍臨富良江蠻酋遣將乘蒙衝闕艦舉楫若
飛急趨爭岸迎官軍陸戰江北神虎軍鼓譟先登彊弩
雨射賊大奔潰自相騰轆斬首及溺而死者數餘萬人
既捷策勳爵賞者二十六人任真賈信董寧并指揮使
餘以功之高下遷補有差先是我軍之行也廣源以南

地多深林密於櫛比蠻貊伐橫絕其路結營息衆勢莫能前夜有大風暴發怒號之聲若搗萬壘遲明視之卧木飛盡九軍得以並進我軍之戰也衆與敵均俄有陰兵旗幟戈甲彌亘山野敵人顧望惴恐而敗精誠所召助順之靈暴風夜至陰兵晝見神以符效應人之禱神虎軍踴躍請行深入萬里果立戰功歸而建廟以享祀答神之休廟制一新高堂峻廡雕煥深巖費踰千計出於衆心悅助其贊成之不日事有極異不著於辭久則

寂無所聞迺礮石鏤記永傳嘉應於神無愧負矣

梁令祠記

薛宗孺

絳居兩河間為劇郡領縣七正平本漢臨汾隋開皇十八年改正平唐武德元年移於今治山麓四擁土狹人夥比常艱食惟水田之獲克以取濟距州之北幾一舍有石堆如覆釜人馬踐履聲若鞀鼓上立祠狀婦人以主之質於碑誌事無依據意者謂水為陰象理或當然其下出泉衆流奔沸古傳神泓開皇十六年內軍將軍

臨汾縣令梁軌以亢陽頻災遂跡晉之故道審勢逗絕
疏源分派乃開渠十二率灌田五百頃貫刺史牙城蓄
為池沼迤邐閣落浹洽園圃歲無旱憂邑民歌頌刻石
以戴其賜其文與書不紀名氏故不甚彰著其樊宗師
守居園池記言水自正平軌以辭僻而人罕成誦是終
不能顯聞當世居人但喜溉沃之利不詳興道之因前
太守王公恪敏正好古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議建祠於
石堆之北隅邑宰宋君基立力貳其事塑容盛服遺風

凜然俾民俗瞻奉歲時有報享之地庶知惠功及人之
深垂信於不朽隋到今四百餘年軌以官卑故其德業
於史氏無傳今錄民功之實神而祀之將勵後人行事
之法是曰無妄與夫言利邀功朝行夕廢能不愧恥里
人薛宗孺懼祠之寢久湮廢無考謹述創始以永其傳
異日編郡圖籍上職方氏當取驗於此記治平元年閏
五月七日立石

山西通志卷二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

藝文

二十

記二

宋

靜軒記

范鉞

熙寧三年十二月來尉於壺關始至之日見其窮山荒
嶂蒼烟白露環乎左右前後視其官居庠汚底滯凡一
目之所及莫不使人歔歔而歎息既而翻然自訟曰是

豈不足以居耶九夷天下之所共賤而棄者君子居之猶不以為陋况潞距京師纔數千里而斯邑也又在潞之左是可處也居三月得故材於廳事之東而屋之又自書而揭之曰靜軒列以圖繪繚以簡編當其無事時一寫之於文字筆硯之間顧不可嘉哉而世之能文者皆以詩遺靜軒然吾之為是軒固非掇靜之名而欲激於時也蓋以為天下之事萬物之理來也無窮而其應甚煩以我之甚煩對彼之無窮猶鞭駛馬決積潦疾馳

大潰而不知止者噫亦惑矣大抵人性無不靜有時而動者物撓之也物撓之則不得其靜矣故吾之為靜者將以禦夫動也然天下之物吾不能以一己而勝之苟外物足以撓吾心吾能以虛而待之矣至於死生得失為累之大者又奚能自必哉若夫巢乎深山之谷釣於野水之濱或耕之田或築之巖此古之真靜者吾不得跂而至焉然坐於一軒之中蕭然自放野鳥容與而上下山雲卷舒而去來倚佳木而長吟引清風而獨嘯而

吾之樂如此與夫逍遙於自得之鄉而超出乎塵垢之表者亦浩然庶幾耳本年七月一日記

雙泉記

鄧忠臣

孤山之東南有祠曰風伯雨師右有泉二源在山之上下介鄉之人常謂此泉可飲數千戶歲旱禱能興雲雨蓋有德於民者世之人未之或知也廣陵朱康叔行縣與余同謁祠下因探源留觀久之顧謂余曰茲勝境也惜其未名可名曰雙泉因書於石余以物之為利質不

在大地不在顯今涓涓之水不盈澗壑隱翳於窮山幽
岩之下老圃灌畦孺子濯足曾不得與五嶽四瀆並祀
而能興雨於百里之內百里之人特見百里之內霑沐
膏澤而已蓋不見於百里之外者又安知不油然而沛然
不崇朝而遍天下耶余疑雙泉為天地閔泯其迹姑施
陰功潛德於不用之際將有護持待人而後發歟何昔
之湮晦如此噫微康叔名之則將與行潦之水奚異哉

晉城縣令題名記

程顯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
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
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
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牧之政可書宜亦
多矣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
其不肖者復幸而得以傳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
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
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

網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
淳固而不變今之為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
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
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人之所至不同復有
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
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托其傳則宜
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
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

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爾來者請嗣書其次

王君寶繪堂記

蘇軾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不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覆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

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
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
重於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
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
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
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
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
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

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伯夷叔齊祠記

黃庭堅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其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唐晉祀典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

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
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五月辛未有事於廟乃
相與謀記歲月來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
蓋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
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
也其宗與國人亦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
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
必血食如初也事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

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
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
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
於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惡
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
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而不用去而餓死
則子疑焉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不
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於莊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馬

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為吏愒日玩歲及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教民今河東為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並書余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倉頡廟科斗書記

秦觀

說者以為書契始於伏羲或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惟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

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孔氏
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覲寫淳尚書後
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
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簡書十餘
萬言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
者最為工昔齊文惠太子為雍州時盜發楚王塚亦得
竹簡青絲綴簡廣數寸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
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

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嘗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大饗禮成蒙恩恭記

文彥博

元豐三年季秋皇帝行大饗之禮於明堂臣方守魏被召侍祀大禮慶成後四日特蒙制恩進位太尉保釐洛郊臣犬馬之年七十有五前此累年章十數上以求致仕聖恩俯憐舊物曲念老臣皆未之許今復優進公位

俾守別都自顧衰殘非敢當克俯伏辭避至於再三訖
不獲命乃以閏九月二十三日陞辭翌日出都仍賜宴
於瓊林苑以二府大臣押伴既有臨遣中使內出寶器
俾醕天醴以極魚藻之樂又賜御詩以寵其行臣伏思
蒙厚恩荷殊渥自近世逮本朝以來未有此比則有弼
臣惇奉詔作序事義詳矣臣雖窮極語言不能盡意惟
知負戴天地生成之德感激而繼之以泣惟陛下聰明
睿知煥乎有文帝庸作歌光紹前典伏自臨御以來十

有四載而英韶之韻雲漢之章百執願聞萬物思覩者
久矣曾未之得夫何老臣首蒙天賜至榮至幸超絕等
倫始至都門則已傳布於宮省尋抵洛宅又得誇示於
吏民是用圖金石刻以永其傳將與夫日月並明天地
同久復使臣之子子孫孫相繼率勵保之守之亦克永
世至於老臣為不朽矣元豐四年正月三日謹記

謁李衛公神祠記

呂升卿

衛國李公佐命唐室勲德第一生挺竒節歿為明神固

其理也傳稱公京兆人元符元年九月升卿行部入潞城界至微子嶺有顯靈王廟在焉視古刻乃知衛公之祠廟貌甚盛邑人祠祭信向言神威靈祈請如響問始所以建廟則曰王占籍於此與唐史不同莫可考者時升卿自朔漕就移河東由涉邑入境以十五日入廟具禮修敬焉謹記

修太師溫國公墳記

司馬富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尚書左僕射司馬公薨於位翌

日上遣使詔其孤康曰余之蓋臣盡瘁國家以損厥壽
朕甚愍焉其從官葬以報其功康稽顙泣血而辭曰陛
下之先臣實有儉德平生屢勅子孫以薄塋自為終制
書尚存也今朝廷之制甚大崇廣上費縣官下勞民力
懼非先臣之本志也臣敢固辭又明日上復遣使諭旨
曰若爾何以報為臣之忠且勤者予自答乃父此非乃
所得辭也上復諭諸大臣令曉以不可辭之旨康對曰
臣奉先人之訓不敢不以聞先臣之志若此陛下以君

命奪之無不可者敢不惟陛下之命於是詔尚書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公器歸陝州夏縣里第先喪未發命入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會開封縣尉廷挾太史禮直官乘驛詣涑川先塋相地下宅於是以前月甲午掘壙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選上方百工為喪具十一月復命富提舉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制云凡用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工蓋比初計減九千九百三十八工按舊制甃壙為石門中為儀槨

內供奉李君初蒞事則謂康曰勅塋之制雖舊章其未安者小損益之可也竊惟丞相之志好實用而惡虛飾彼石門難得儀槨華靡為費甚大是二物者足以當其餘百數十品矣而實於塋無用也或能省之可以減縣官之費十五六而民不病若何康對曰唯於是易石門以栢而撤儀槨不用不踰時而功就民無病者李君善撫士卒卹其飢寒而知其勞苦故自經始至於竣事無一人孱而死者則其能可知矣於是役也富實與總蒞

惟叔父之忠而勤事聖主之仁而報功歎息感泣不能
自己又使者將命敏而從宜費少而民安工省而事集
上足以副聖君優賢卹民之志下足以慰忠臣好儉愛
物之心不可以莫之記也於是為記

修忠清粹德碑樓記

司馬桂

丞相司馬公既塋之明年天子敕翰林學士蘓公撰公
隧碑之文論次大節元勳而銘之上親為篆字以表其
首曰忠清粹德之碑且命內侍李永言從孫桂督將作

百工調卒募夫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永言桂既受
命卽裁省浮華損約制度使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凡七
月而畢事其土木金石巧幔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
有奇而所損之數稱是樓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
五尺上為四門門二牖下為二門門一城複閣周於碑
迴廊環於閣繚垣四起為之蔽衛此其大畧也至於連
甍旅楹從廣延袤之詳則匠氏存焉竊嘗念本朝元老
之勲德既如彼而天子之褒恤又如此不可蔑而無聞

也嘗思發明朝廷之意而揄揚君相之美刻石紀實使天下後世曉然知之蓋亦不敢徒為有司之文具而已伏觀前古致治之隆無踰於三代之盛非獨君之聖也臣知盡其忠非獨臣之賢也君能致其禮上致禮以使下下盡忠以報上故當時太平有不足致而後世高仰若不可及也昔之大臣有左右弼亮之勞訏謨獻納之勤者天子既錄之於其生又錄之於其死是以藏名於盟府配饗於宗廟紀於旂常勒於鐘鼎使與日月並垂

金石不泯其為紀功可謂至矣雖然又不若巨碑偉字
陳列茂績巋然立於墓道之前使千載而下知堯舜之
君有稷高之臣觀其文如覩其人思其人如生其世遐
想高慕而不可見則歔吁歎息而不自勝非獨縉紳之
士能講論談述於上而閭閻之民亦將謳歌吟頌於下
其踰於古顧不多哉嗚呼後之視今且復如是况適當
其時而親目其事者安得而默也

壽陽新學記

李毅

太原九邑壽陽距府二驛最處山谷間東當井陘常山之路北接定襄雁門戰國用武之地也更五代之亂為僭偽所有故其俗勁勇少壯而材者多挾弓矢跨鞍馬習騎射之事自皇宋以來未嘗有鄉舉之士應詔者然地雖瘠狹而民勤於力皆庶儉自足故鬪訟少樸魯而服義故不以氣相陵元祐初張不渝來宰是邑也下令必以信遇民必以誠不數月人服其化庭無留訟張公樂其民之淳而病其不道問學狃於舊習思有以革之

邑舊有孔子廟歲久圯陋不蔽風雨春秋釋奠惟邑官
行禮無學者以相張君顧而歎曰欲剗滌故習而變其
俗此其本也始有意闢而新之乃規度其制而忠其近
市湫隘會邑之士李光國獻其東南隅地遂謀遷焉大
姓聞是役也相與忻然具良材堅甃及工築之費於是
度地中為正殿以安先聖像位列顏曾思孟四賢於其
左右次列坐十哲為東西廡以繪七十二子講授有堂
絃誦有齋藏祭器有庫賓位庖漏皆有所凡為屋數十

楹經始於庚午年春而畢功於是年冬既而以禮召邑士之有學行者處以師位而張君首遣其子入學與諸生齒自是邑民之子稍翹秀而可學與昔之馳騁射獵為事者悉捐其尫竒短後之服弓矢游戲之具褒衣博帶從事於筆硯經史之間雍雍如也張君至學而喜廼以書道其事屬予為記予以為學校不修佻達而在城闕子衿刺之則在上者之過也鄉校存而游其間以論執政然明欲毀之則學者之過也今張君為政不拘拘

繩墨惟末是務而以行化易俗教養人材為急可謂知本矣士之入學游於斯舖於斯講先王之道於斯將見有大成之材出經行明偉可立朝廷其材之不至猶不失為善其或於文章決科舉班班見於世皆曰張君興學之效不亦美乎若羣居華屋之下飽食而嬉不務考古今精道義凭几聚首言不及義惟邑政之是非是論則恐非張君之意而異日得非如子產者為政則茲學之興廢未可知也張君名元淳不渝其字也世以文儒

顯而不渝又以政事稱云元祐七年二月初十日

重修武安王廟記

鄭咸

侯以忠義大節事昭烈為左右禦侮之臣名聞於天下
後世雖老農稚子皆能道之然皆謂侯英武善戰為萬
人敵耳此不足以知侯也方漢之將亡曹孟德以奸雄
之資挾天子以據中原虎視鄰國謂本初猶不足數而
况其下哉獨先主區區欲較其力而與之抗然屢戰而
數敗矣士於此時懷去就之計者得以擇主而事之苟

不明於忠義大節孰肯抗強助弱去安而即危者夫爵
祿富貴人之所甚欲也視萬鍾猶一介之輕比千乘於
匹夫之賤者豈有他哉忠盡而義勝耳侯以孟德名為
漢臣實漢仇也而先主固劉氏之宗種侯嘗受漢爵號
矣苟為擇其所事則當與曹乎與劉乎曹劉之不敵雖
愚者知之已蜀數郡以當天下之半其成功不可待也
而侯豈以此少動其心哉秋霜之嚴見晷則消南金之
堅遇錮則折而侯之忠義凜然雖富貴在前死亡居後

不可奪也孔融楊彪皆巨德元老一日少忤孟德乃戮而囚之侯為孟德所得不敢加無禮焉比其去也熟視而不敢追然則侯之所以勝孟德者多矣蓋有以服其心而折其氣豈在行陣間乎侯本解人廟於郡城之西廟久不治里中父老相與經營加完新焉時為太守張公別乘張公相與為雍容鎮靜之政而解民熙然樂之日有餘暇可以致力於神矣然則神安其宅厥有由哉

善治坊西街文廟碑記

張特

唐吳道子畫孔子為魯司寇時像二本乘車而羣弟子從者謂之圖立而顏淵侍者謂之小影司門郎中王伯瑜傳小影於仙源孔氏蓋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蒙之所藏也傳於棣州募石於學中世人畫宣聖往往訛謬不足考信此小影與今朝廷詔其家獻秘閣者乃此本也是知無妄矣其石後有東武趙挺之所題聖人既不得而親見之矣今誦其書考其行事而又刻其衣冠與夫儼然盛德之容日夜想像而潛心焉時承之

高平邑人興建學校患無真容以為憂棣州教授袁百之偶以此寄上下悅合之若符然乃示工者法以像之別募於石以安廟壁庶傳無窮也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議郎權知澤州高平縣事魚兵馬都監飛騎尉賜緋魚袋張特記書并立石

重修太寧廟記

楊照

后土載在祀典肇自軒轅掃地而祭其來古矣逮於有周禮文大備按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釋者

曰昊天也又曰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釋者曰禮地以夏至日謂神在崑崙者也又曰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釋者曰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地之神及社稷非大地也又曰王者有大封則先告后土釋者曰后土土神也以地示非大地則知后土為土地最尊之神也或謂之土地而稱后者寧非為羣物之主歟考之周禮后土乃昊天上帝之配也漢武帝元鼎始立祠汾陰脰上澤中方

邱巡幸則致祭焉以祈百姓育穀豐歲時有寶鼎昭乎
靈應秋風之謠至今傳焉孝宣元成間與東漢光武咸
因之唐開元中明皇新祠於壇以勾龍氏配之開元之
記紀述祠幸之禮稱盛於一時然以配享之典不稽於
古茲亦唐儒之陋乎我宋受禪掃五代之僭偽海宇混
一章聖皇帝承藝祖太宗積累之休運祥符之際天下
宴然人物富庶禮樂備具天地神祇靡不躬祀至於封
泰山祀汾陰跨越百王之典禮鑿與臨行幸行宮祠廟

締構一新於是天地清明上下助順詔蹕所止榮光溢
河豈非帝衷恭虔聖母協應美祥休驗諸福之物不受
而出其感召然與由是上命改邑名以滎河建軍額以
慶成宮廟以太寧賜號嗚呼其丕承厚載之德可謂無
愧於古矣元祐丙寅歲承乏於此視事之三日恭謁祠
下稽首再拜瞻禮晬容喟然歎曰夫帝王之祀莫大乎
天地惟上之祠越祥符八十餘載歷年未遠垂白之老
僅有存者悉談當時之盛禮觀夫廟貌頽圯樓閣顛倒

不稱時祀豈非守土之臣因循苟簡不能遵行朝廷嚴奉天地之禮與竊重惜之丁卯歲始積地利之美餘修外門樓閣會監司巡歷稟其計度之費乃委監兵杜詔太寧宮主尹從壽董領役事東西飾御碑之樓四角葺城隅之缺金字榜碑繪綵煥爛前殿後寢草故翻新郊邱臺榭以甄易木弊者新墮者興斜者正顛者立漫滅者華如也踈漏者還如也用錢一百一十萬役二萬有四千三百其材植蒔堊瓦甃之物不輸於民不費於官

不勞而成者也始於戊辰二月之戊辰終於當年九月
之己巳一旦落成邦人瞻觀遠近為之歡欣鼓舞攜戴
老稚來歌享益加敬焉禮不云乎雖天子必有尊也父
天而母地躬孝愛而教四海可謂誠且至矣夫使斯民
知有父之尊天也有母之報地也不在家喻而戶曉蓋
由后土之禮成而風化之本立四時欽賽之典其敢忽
乎照備員三載承詔虔命不敢少懈因書修造之本末
以記歲月異來者幸同志焉謹為之記

絳州思堂記

張繹

金臺太守時侯然而好深沉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
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
吾之才也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
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顏以成

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為之巧語軟熟視人有詡詡
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為憂患難之來則為悲愁無
聊之聲鼠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
則戚戚以為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既來者果可
去耶夫為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
矣是所謂懂懂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
是歟客曰然侯曰子徒知有不可思而強思之庸詎知
當思而不思又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侯指曰子見庭中

之杏當未春時樛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落則死生之理盡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隱仆之則瞋目不見丘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絕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頽靡壞蕩不

自收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已吾又何
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不願學之
耶於是容始茫然自失因撫髀而為之歌曰春雨濕兮
花卉香秋風落兮露以霜一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
兮何自苦而茫茫思乎思乎吾君臣父子兮真道之奧
而德之光容去侯懼其言之不傳也樂與學者共之也
遂命壽安張繹記之河南吳僅書之

重修靈顯王李衛公廟記

張山

在昔隋氏虐害其民上帝震怒乃眷有唐神堯龍飛寶
有聖子武定天下混一區宇垂三百載維時上將左右
帝功覆庇生民勛烈格天享封衛國公諡景武其姓李
氏名字彰灼見於舊史方其四征不庭指日奏功韓白
衛霍蓋無以加南平蕭銑開置百郡東擒公柘共會懷
服北伐突厥頡利就擒斥地陰山至於沙漠西伐吐渾
伏乞授首更立其王舉國請降唐之震盪洋溢四方竊
嘗考公之起忠義慷慨上變江都確然大節有不可奪

及君臣已定則委贄就列受命冊勲功成事遂則闔戶
自守以保其身雖有高唐誣罔不能行焉此其去就進
退既明且哲者也故能保大名享大壽及其薨也鐵山
積石以表其墳斑劍羽葆以送其塋哀榮之禮備矣始
終之節盡矣又嘗考公之兵法行於今日者名曰對問
仁義竒正虛實天官時日鬼神龜蛇出入變化其用如
神肆我國家立於學宮命師弟子講習學之可謂功施
於國法施於民祀之宜也在昔蓋嘗出其靈應陰相兵

威進封王爵諡曰靈顯以答神明惟茲潞城微子故墟
北行十里爰有重岡複嶺土厚水深風俗淳樸是宜神
靈安止作廟於此百有餘年載在祀典禮以時舉水旱
癘疫禱無不應牲牢享獻傍走數郡歲月寔久風雨傾
圯民乃相與更而新之曾不踰時壯麗輪奐又架石為
梁以便其途礮石為碑將記其功民以功成來告於令
令尹谷君以其可紀也屬山記之且正其冕服山歎而
言曰夷狄之為中國患久矣平城困高冒頽媿呂武帝

發憤黷武窮兵僅因乖亂呼韓臣宣實起劉釁唐祖之
興屈身受辱而公總督將領生俘可汗殲厥醜類上雪
國恥下舒民力近古以來一人而已固當刻之金石以
存後世山不敢以不敏避也先是英公鄂公立像以侍
非禮也谷君已命為別室祭之紹聖元年歲在甲戌四
月十二日記

長子縣令崔公祠堂記

管 蒙

古之縣令皆選賢能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故銅章

墨綬出宰百里悉能盡瘁職事而由漢以來號為循吏者不可勝數長子縣舊有唐縣令崔君祠堂君諱元靖嘗宰是邑以異政稱而唐史不載縣之東北數里有碑蓋紀其事又歲久磨滅特故老相傳云山有虎害人君祈諸神不以強弓毒矢而以一介之士追虎至而殺之既去邑人遂為立祠刻石嗚呼君之德過人遠矣雖沒數百歲而遺風餘烈可想而畏也昔紫芝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吏謂詭計紫芝許之

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唐火且美其事而書之若有
異政如此獨不得留名青史間何不幸歟管城宋君卓
犖有古人風崇寧五年來此布政下車之始聞其事而
駭之曰君能生為人除害死必能福人明年命易其祠
而新之將使邑人歲時水旱疾疫而祈禱焉孰謂君無
靈

待濟亭記

邵伯溫

芮巖邑也阻大河限中條民鄙而俗陋冠蓋車馬素所

罕至或間見之則惶駭逃匿以為甚異為吏者往往擅
有一壑安於鄙陋而無復有意於興作也自縣城東出
三十里下重岡絕洪波以達於桃林驛路屬焉平日部
使者府官之按行率由此途當夏狂瀾怒漲祈寒堅冰
凝結與夫震風凌雨之際舟不得渡至於暴露原野彷徨
草莽茫然四顧無所休止吏之不職孰大於是予頃
攝事茲邑竊嘗經營之不竟而去今再承乏亦已期年
謏才綿力無補事功然邑之闕政不敢不勉遂伐道側

無用之木僦農隙餘暇之工構亭河壩厨廐什伯之器
亦畧具備門之兩傍又起狹屋可容居人且以為之藩
籬暮夜菽粟水火皆得而求也因榜之曰待濟予每讀
易至需之彖曰需湏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
困窮矣未嘗不三復斯言有以見聖人之深義也以乾
之剛健涉坎之險難宜不為難猶有需焉則君子出處
言動可不慎哉亦必有所待而後能有所濟也苟違斯
道不知度量擬議乃干時昧理直情徑行則波濤起於

平地禍釁生乎不測豈直有沉淪溺喪之患適足以敗天下之事貽無窮之憂顧雖萬死亦將奚益予少也賤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立言制行畏縮不振類皆如此回視疇昔率意妄作招辜取辱不寒而慄今以是名名是亭也姑以自警而已凡百君子無我誚焉政和元年正月望日河南邵伯溫記

重修敷應侯廟記

張剛

政和癸巳夏六月予自保安赴官武鄉入境所見槩皆

童山及至縣宇望東南山谷間茂林蒼鬱氣象葱蘢疑
其有異詢於吏民有復者曰乃舊龍泉神崇寧中賜廟
仁濟大觀初封爵秩曰敷應侯祈禱無不應驗視事之
三日例當款謁渡河而東幾五里始入山門一徑通幽
迤邐陟高雜木異卉灌叢駢織山花馥郁野鳥和鳴綠
陰濛濛細流涓涓雖當盛夏氣候如中秋塵外絕勝之
域宜神所止然顧瞻神祠面北惟有一殿兩翼並無廊
廡堂前破屋三間楠折瓦解楹爛墉圯庭地數席茂草

荒蕪敞陋狹隘甚不稱神明之居意欲修之而未遑也
越明年秋七月常暘不雨旱魃為災禾稼枯槁民心皇
皇愁無圭粒之收予不安處乃吉蠲齋祓躬率吏民詣
祠懇禱曾未浹旬大沛甘澤苗勃然而興選良辰致謝
坊郭洎五管二十九村之民持羊酒以祀者不約而應
祭畢予呼父老面諭之曰神享民祀民賴神休方其旱
也予固當為民而祈神逮其雨也予亦當率民而報神
今神惠澤一方功利甚大予欲修置廟宇不侈不陋惟

適厥中庶幾少攄報神之意父老輩欣然從之遂鳩工
募匠各輸所有經之營之衆力攻之板築基址高丈七
尺有奇橫長三十步縱濶六步增建門廡夾屋二十一
間塑像分列齋獻庖舍悉備中有三門門之北一軒名
曰凌虛軒以其板築凌空迴出碧虛中也軒之下為洞
名曰通微洞以其自外達中幽邃不可測也而廟之兩
廡迴廊悉皆架木為欄楯所以備游觀而暢瞻視也欄
楯之下皆構厦為飛簷所以注雨水而防墊圯也一年

地基成二年而屋宇成三年而欄楯棟廈成皆所以緩節民力因而循之也兩廡之西有池湛然名曰靈應池自池而西循山腹小逕其外有泉感沸名曰靈應泉以其旱而取水祈禱無不應也泉之東南其上龕巖之間壁有石佛民呼聖佛因為小堂名曰聖佛堂世俗所傳祈嗣者有誠得之故謂佛為聖也自堂東南登峻坂有盤石焉其大幾席既高且平因置地構圍屋移舊亭名於此以稱其實曰拂雲亭以其下瞰林泉仰而視之宛

然隱約在雲間也泉之北緣山逕漸下麓其亭易名曰
松風舊名拂雲以其繚繞皆松天籟時鳴清風之來疊
疊而不斷也龍泉之景此亭為尤甚予素有泉石烟霞
之癖酷愛斯地因為之詞曰望東南兮鬱嶽峯神居邃
兮宅山陰松森森兮密成林泉漣漪兮石罅岑朝霞爛
兮暮雲深倦知還兮逸埜禽嗟冗官兮力難任齒盡衰
兮白髮侵退食暇兮暢登臨覽勝縣兮動素心歸去來
兮思鬱沉肆揮翰兮發清音

隆德府知府韓公生祠記

吳景修

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分所八
邑藉兵五州實為古冀之雄藩朝廷簡求州牧必惟其
賢自非碩德重望一時偉人歷覽民風通達治體足以
寄承宣之任者未始輕於畀授宣和二年秋許昌韓公
自金州移鎮是邦入境移書杜遠迓奔走之勞單車敝
馬無事華飾逮其開府聽政偶泉貨窒礙不行城郭罷
市幾月公推原法意斟酌民情不勞指顧弊端去而利

源通公私均受其賜河東均糴遠助邊計公軫念斯民
力不暇給飛章直達特允隆德府於廩輸納溫詔賜可
小大歡呼至於布宣德澤勸課農桑甄別善良矜恤鰥
寡其心以愛民為本且懲兇嫉惡發奸摘伏號為神明
巨蠹宿奸一旦芟除斷根株而窮窟穴闔境熙然協氣
嘉生甘露芝草獻祥用彰循吏之效父老扶杖相語曰
良二千石政善如此百年未之見聞雖龔黃召杜果有
過於此乎槩觀自昔循良課最優異者非特增秩賜金

實以待鳳閣鸞臺之選我公世篤忠貞勲在王室金州
政成已膺褒語隆德士民復叩天闕而陳善狀乞留久
任矣竊恐芝檢函頒陞華近列霖雨天下非千里之民
所得私也屯留傾邑仰德無以申報乃於佛寺繪像而
俎豆之謹採治績之尤者刻諸石俾子孫揄揚歌頌茲
無愧於桐鄉矣公名昭字用晦宣和四年五月十五日
記

敕賜應潤廟記

余彥和

并汾古良郡也惟平陶介於二大國之間又號為劇邑
邑之南五十里有山焉名曰超山勢高且厚下視邑城
山之巖有泉出焉源雖微挹嘗其味清涼而滑甘耆老
相傳歲遇旱禱於茲未嘗不應彥和試吏茲邑連二歲
春夏旱率三禱皆應如響泉之旁雖舊有祠而圯壞不
修榛莽不除因喻所居之民完而葺之民自赴功不日
而成廟宇既崇復思名號不立非所以盡報神之道且
自古有功德於民者皆載在祀典故因功德以立名號

所以報神於無窮也彥和具以事狀白郡守前後凡再請皆齟齬不克行及周侯領是邦也父母其民民之所欲無不從之於是彥和再狀其事於周侯即請於朝乃錫以應潤名廟嘗考易之繫辭曰雨以潤之書之洪範曰水曰潤下茲山之泉能出雲為雨有雩必應是宜得斯名而有以祀其功也今聖天子道格皇天德被黎庶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年穀屢登海內豐庶至矣然猶以道寧神懷柔之禮無不備盡故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非

特寧處而已又能受職效靈以濟萬物豈非懷柔之效
歟號稱既降周侯復作為祝文遣彥和卜日齋戒祭告
於祠下是日闔境之內老幼畢至莫不歡呼鼓舞咨嗟
太息謂非我侯不能克成乃事咸願紀其歲月俾後來
者知我侯之惠愛及民德無愧於神而神之食於斯民
永永無窮也功無愧於祀典云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十
日記

重修關聖廟記

田特秀

夫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建其功若范
增為項楚畫計雖怒撞玉斗未免為彭城之廢人矣勇
而義寡不能堅事君之節沒世無以成其名若呂布反
覆無定雖巧中戟支未免為白門之縛虜矣忠而遠識
勇而篤義事明君抗大節收僞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
然獨立千古者惟公之偉與昔漢火灰冷羣龍鬪野曹
操以奸雄之心挾天子以令四方雖名漢相其實漢賊
先主以漢之宗裔崇寬厚之資負英雄之氣下將解黔

首之倒懸上則懼高亮之不血食也屈體待士異完舊
物公於是時意謂予曹則助賊為虐逆也予劉則輔正
合義順也於是委贄先主如雲風之從龍虎周旋禦侮
有死無二及督荊州也降于禁戮龐德梁郄陸渾遙受
印號威聲赫然震疊華夏曹操謀遷許以避其鋒江東
請求婚以結其好使西南僻陋之蜀屹然為鼎足強國
二敵睥睨而莫敢妄動者非公之力與當時諸葛孔明
自謂管樂之流於人不易許可嘗謂馬孟起兼資文武

一世之傑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世說多稱策馬刺顏良於萬衆中遂解白馬圍為公之美是豈真知公者哉且公平昔好春秋左氏傳方先主在許與操同獵公勸先主殺操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乃怒曰往日若從某言豈有今日之困以是知公好學通古深識遠見有大過人者當下邳之役為操所得禮遇甚厚公視高爵重賞藐如草壤盡封所賜而去於戲士窮見節義方曹氏勢熾尖劉力弱事君不忘其

本見利不失其義是豈增布可同日語哉解實公之故里廟在郡城西春秋祈祀送迎奔走四遠之人惟恐其後本朝慮公之廟歲久將敝特降明命而完新之余既喜叙公之忠節休烈亦將律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

晉恭世子祠碑記

吳勉之

夫黷鼠甘口齧噬膚革洞貫而不知其痛讒人甘言離間骨肉殘殺而不知其偽設斯道者果何心哉蓋妬婦與小人圖利而為之也然不能移上知抑足以惑中人

是則甘之為害在言益深言之大甘在人誠可畏也昔
晉獻公甘驪姬之譖使申生自殺於新城春秋曰晉侯
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其用讒名申生斥其陷父於
戲申生之死不若逃之雖恭為子之道且失其顯親之
孝諡之曰恭亦有微旨國人憐其無罪屋而祭之迄今
千百年民意不衰祠宇愈葺者亦所以龜鑑後人爾或
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豈獻公慈愛於他人而不慈愛於
其子耶况夫奪慈忍愛讒者之不由也初驪姬欲譖申

生與優施二五嬖圖之伺其隙而甘其言僅十年而事
乃就固非一朝一夕漸薰蕕之臭也始則譽申生之賢
而指公之惡次則驗申生之得衆而懼公以行彊終則
置毒於胙而取信於公苟非生而神靈躬有明哲其孰
能辨之哉且驪姬妬婦也欲貴子而福已優施二五嬖
皆小人也 在濟欲而貪賂信夫圖利而為之此妬婦小
人之常情耳觀乎今之讒或有甚於此者大率衣儒服
讀聖書竊君子之名齒士人之列罔有攸賴不顧其私

離間人君臣父子兄弟親戚寮友交朋以至於誅殺殘虐分爭違戾讐惡棄絕者固甚於妬婦之與小人圖利而為之也天乎好讒之人果造物者使之然耶苟造物者使之然曷不改造其行為蛇蝎蜂螫之類雖毒於人而人得而避之明白之甚也苟性使之然曷不杜其間以瞶塞其視以瞽秘其言以暗雖讒發於心中而耳目不得伺人之隙口不得甘其言是使君臣父子兄弟親戚寮友交朋各盡其道而恭睦勸愛之則天下無為而治

矣又何必禍滋以懼惡降殃以譴邪乎釋名曰碑者悲也申生譖死孰不悲之觀今之譖愈可悲矣必正其道謹作銘云周文將王太伯走荆避聖讓位丕基有成晉文將伯申生自經稔惡破黨雄圖始亨太伯之奔申生之死一啟文王一開重耳全生者賢殺生者鄙優劣之間差遠千里雖云被譖人誰不知辭而可辨去之可隳弗傷公意奚釋公疑陷父滅性徒使人悲嗚呼人之為讒天亦速絕驪姬鞭亡奚齊兵殺謀之不臧旋見屠滅

敢告讒人響應昭晰

唐衛公晉封靈顯王碑記

楊義方

易曰天地變化剛柔相推周流六虛首出庶物陰陽不測者其神道乎書曰欽明文思溫恭允塞嚮用五福降之百祥吉凶所生者其人事乎扶天下之危者必據天下之安除天下之否者必享天下之泰貴盛命也文武才也生惟封侯叢爾班超之氣死當廟食壯哉梁竦之言生民以來王佐之際功德不朽神變無方未有如靈

顯王者矣唯王姓李顯元之裔也披地誌驗河圖輿鬼
五星鶉首列咸秦之分金城千里王諱靖雍州京兆人
也昔在皇唐佐命享崇高之祉迨於晉室聰明降盼蠻
之靈生而位尊鼎鉉昇於上唯王起家任隋為馬邑郡
丞其屈伸之道有如此者惟君子清明在躬視於未兆
惟賢者忠信為用唐高祖神堯皇帝龍潛勿用養晦遵
時振旅北門觀兵極塞控弦十萬英雄生震耀之機被
練三千慷慨有澄清之志王密察其變懸識其微自錄

上言道塞其止有如此者太宗名飛帝錄功被震瀛是時拜王為荊州總管武德四年破蕭銑於江陵六年執輔公柘於陳郡拜揚府長史安州大都督禹貢九州肇開荆野漢書七郡咸隸桂林文武登任者厥惟艱哉是用拜王為刑部尚書中書令轉兵部尚書封代國公若乃陰山瀚海大昴西街高皇之憤雪矣是時天子方疇咨邊事昭赫戎容攘夷狄以正封疆聞鼓聲而思將帥是類是禡祭蚩尤於北門五甲五兵統羽林於東壁是

用封王為定襄道總管討突厥也帝用嘉之是拜王為
尚書左僕射進賢之官文帝臨軒方思李牧鄧騭授鉞
遂伐西零於是拜王為西海道大總管西渠鞏甲四百
乘之戎車青海葱山五十國之風土唯王戰伐功名事
光彝鼎軒裳弁冕位極人臣享壽隣於耄期累階至於
開府諡曰景武昭其績也贈曰司徒厚其終也其貴有
如此者若乃驪穴騰精尼邱稟粹十翼考連山之象九
疇觀洛水之書武侯八陣之圖充國四夷之學靡不通

微索隱極思覃精惟幾也故能相天下之宜惟變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汾川大儒文中子王之師也化而不測謂之靈死而不朽之為顯則靈顯之義也蓋由此乎晉高祖奄有四方肇基王跡大勲未集戎馬生郊暴盜稱戈下據成臯之隘王師抗旆遂逾溱洧之郊上將潔誠聿求陰助明靈在夢式降元符洎卷甲疾趨詰朝請見梟鳴右燾果召勝風血染長河大殲鯨敵豈止鍾山之草但化人形即墨之兵給言神助由是飛章上達制冊

垂休青編分字於日華茂典增封於王爵赫赫閨闈煌煌廟堂雕甍企而翼張層構竦而霞起繚周垣之百堵度中式之九筵奔星下拂於綺窗顧兔位冕於繡栊

二闕

字

漢臘常存黃石之祠春露秋霜無廢臯陶之祀其功

德神變也有如此者載嘗披嘉傳恭拜祠庭讀尚父之丹書預聞英烈讚東方之畫像粗激壯心拂拭抽毫遂為銘曰天道草昧聖人經之王有草命賢臣輔之生為元輔位尊帝師歿為明神其用明粲其尊伊何秉旄仗

錢其神伊何順天佐伐神以功著貌以廟設其祀不絕其靈罔歇於赫貞珉永刊英烈

重修南神廟碑記

孫儼

邑之南十里有山層巒聳峙喬松茂翳上有古祠俗謂之南神壙蓋漢文帝祠也按史傳帝高祖中子破陳豨軍定代地立帝為代王呂后臨朝諸呂專恣大臣平勃慮危劉氏以帝賢聖仁孝聞於天下乃迎以奉社稷帝謙遜退避恭儉節用夙夜憂勤罔敢逸豫至惜十家之

產而罷露臺悲緹縈以除肉刑勸農桑以捐田租憫老
幼而賜粟帛仁施德布雖充溢宇宙而其潛德發躍蓋
自代始邑代地民祀以祠宜矣然邑地石焦瘠薄旱則
易乾水則易毀災則遽饑惰則失業今闔境之民家務
和協人尚謙謹菑害不作豐稔屢臻豈非帝之孝道儉
德芳烈未泯事有不便輒以利民猶常不忘於今耶不
然何安康福壽之如此也鄉人具祭祀患不能有報虔
者於是復新之

重修昌寧公廟碑記

失名

大鹵隩區禹貢冀州之域有虞畫疆封野置十二牧并
居一焉朝家削平僭壘徙治唐明慎擇人實艱其材非
皇僚碩望莫預茲選故有綏邊之畧幹劇之能者始臻
嘉靖矣迨於六十載時稱得人昌寧公即金天氏之遐
裔世長水官通汾洮障大澤而能似續其業以處太原
春秋左氏紀之詳矣在晉建祠居澤之陽淵渟神漢洪
波浩渺蒲葦蕃膴魚鳥遊泳力田生聚賴其遺利或水

潦作沴一時缺雨府帥以牲幣禳之必如響應之驗及
天有六氣晦明生疾編氓以豚蹄祝之多獲勿藥之喜
故晉陽境中博詢羣祀最越前古晉天福中始有封公
之號著於地志冬官貳卿李公輒自樞密來牧是邦以
敏識周通宏才博洽一之日舉其條教二之日除其寇
攘三之日訪其疾苦四之日抑其權豪明足以照奸惠
足以美俗清素可以軌物端慤可以律人崇禮讓以化
下秉公正以御物吏胥累息而祇役民人安堵而受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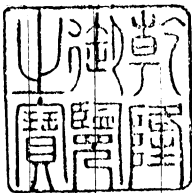
庶務修舉千里億寧豐楙之歲既召繆戾之氣不作然後恢闡橫全施文教化明練師律備武經也樹藝五穀劬農功也導達溝瀆豐財利也慰薦廉能以進賢也招延雋異以禮士也期月之內報政軍府園土彌歲鞠為輿草逮天恩肆青獄無累繫惟率吏拜詔而已止以勞軍壁迺使輅為務公一日班春在候刺舉列城歷遊境內謁款靈府目堂宇庠陋像設昏翳憮然興歎弗怡者久之諭僚屬曰夫聖人之制布在方策澤施於民以死

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非此五者不在祀
典昌寧公生則以勞定國歿則能禦大災千禩而下英
風不泯雖飾廟貌多歷年所蕪廢已甚人將安仰蒯良
所館猶一日必葺矧清潔告虔之地棟宇摧彫風雨弗
蔽欲邀福於生民耶爰削需心特申諭旨乃命清源尹
薛宗孺總領役事平晉簿閭煥躬督之由是料版築度
財用涓吉日集庶功一毫之費仰給於長官千功之作
樂推於庶士無擾民力無奪農時無伐林麓無煩撲杖

經始於啟，蟄落成於小滿。儀容儼然，夏屋輪焉。庭祀殖
殖，寢廟奕奕。鼎新制度，恍如神化。皆出於公之精力也。
議者謂公宣揚中外，鬱然時望，匪敢以獄市為寄。入參
柄政，致君如堯舜，躋民於仁壽，則是祠也。遐邇乞靈，懷
我夙愛，樂章以歌之，鼎銘以識之，流芳徽於不朽矣。凡
作正殿，並東西兩廡，高扉前啟，危亭中峙。復設廳事於
後，為待賓之所。舉其成屋八十有二楹，乃俾頑鹵刻石
紀事。辱公齒卷，不敢固辭。昔孔融以甄子孝聞，配享邑

社劉涓以太伯廟毀遽修衡宇垂諸信史播厥清芳有
以見英雄歲事古今一致惟公久次授方面之重寄為
王國之藩屏推本俗尚深燭治體氓庶安其業頌聲載
乎路醜髀游刃之餘以興利革弊為已任頃出守潭縵
完傳置今狀元紫微宋公為之記邇來坐鎮并土營構
林亭復令嗣令內翰述其事二賢鴻筆時稱後來之燕
許僕閱其文則神氣殫輒露雀鄙用副指令媿禱味華
固不能徵公之茂勛休德姑以直一書其事謹而目之

云爾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